一个电话　三味人生

□刘海清

腊月二十三，哥嫂邀我去家里过小年儿。

席间，谈及远在同江、多年未见的姐姐，甚是感慨：子女及丈夫都在外地，她陆续收养了40多个缺爹少娘的孩子，一收养就是20多年，被同江市授予“火炬手”“爱心妈妈”“雷锋妈妈”称号。

饭后，我拨通了姐姐的电话。不想，一个电话，让我感悟到三种人生。

施予的快乐

63岁的姐姐，声音依旧那么甜，笑声依旧那么脆：“哦，老妹儿呀。你忙啥呢？我刚给孩子们补完课。”

以为她忙忘了，我善意提醒：“小年儿，还上课？”

“什么大年小年的，孩子们愿意上，我就愿意教，后天才放假。”姐姐乐呵呵地，听不出一丝疲惫。

教师出身的她，总觉得没当够。老了老了，不仅收养了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，还义务授课。

“我们这儿的高三学生都放假了，如果明天你一定上课，也改改风格。比如，读一首诗，看一部电影，讲一段故事，或者领孩子们做做游戏。让这堂课充满趣味。即便孩子们80岁回想起来，抿起嘴儿，仍会乐出声儿来。”我建议道。“嗯，今天就是上作文课。让他们写《某某某，我要对你说》，写完让他们站起来自己念。好几个孩子写的是我，其中一个孩子写道，穿上刘妈妈织的毛衣，我感到分明有双手正轻轻地抚慰着我，那一定是，我从未谋面的妈妈的手。此时，它正以另一种方式透过刘妈妈的毛衣温暖我的心。”“吃着刘妈妈亲手做的年夜饭，我知道，爸爸正在天堂欣慰地笑……”

姐姐说，孩子们的作文让人动容：“看到这些文字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这些孩子太需要爱了。他们父母无法给的，我来。不图别的，就图孩子无法拥有完美的人生，至少有个温暖的童年。”

平安的昂贵

我问姐身体可好？答：“还行，偶尔心脏不舒服，遗传咱父母基因了。”

姐问我咋样？我说：“我也没跟心脏处好，一不留神，它就跟我使蛮耍横。”

“好好活着吧，我家二小叔子，记得吧？一家子，散了。”姐感叹道。

“什么叫散了？”我一惊。

“二小叔子，车祸，没了；姑娘，患病，没了。今年十一，二小叔子媳妇，跳楼，没了。好端端的一家子，散了。”

“怎么这事都让他家摊上了？你那妯娌是老师，怎么那么想不开？”

“刺儿，扎到自己身上才知道疼。丈夫孩子都没了，她好象也一身的病。活的没奔头了，纵身一跃……说来说去，多少钱，多大权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平安。没了平安，还趁啥？”

一番对话，让我唏嘘不已。都说熙熙皆为利来，攘攘皆为利往。其实，平安、健康，才是最昂贵的财富。

宽容的魅力

“春节咋过，你姑娘回来吗？”我问。

外甥女定居北京，不知今年回还是不回。

姐笑：“姑娘回来，前两天来电话说跟丈夫吵架了，一通诉苦。说与这加拿大选手文化差异忒大，他根本不懂春节的含义。”

“那你这当老师的，咋引导呀？”我刨根问底。

“现身说法呗，我说，我跟她爹年轻时也吵，吵了30多年，没输没赢。唯一收获就是，姑娘见样学样，也会跟丈夫吵了。”

“你姑娘咋说？”我哈哈大笑，感觉影射了我。

“姑娘一听，乐了。说她跟丈夫商量好了，春节回娘家，年后再陪他回加拿大度假。”

姐姐的一席话，让我暗自思忖。今后，俺也不吵了。以往那些美好的年月，都用来吵架了。从今天起，告别愚蠢的争吵，尽享宽容的魅力。

放下电话，我感觉自己长个儿了。

醒悟，是另一种成长。趁未曾老去，一切都来得及！

博客视野

送你一块翡翠蓝

——读婵一的散文诗《冬日草原》

□布日古德

学者王国维说：“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……”日前，读到婵一的散文诗《冬日草原》让我耳目一新。原来散文诗这样写才具备翡翠蓝的美。婵一生活在内蒙古高原的鄂尔多斯。这里的草原、这里的河流、这里的冬天、这里的白雪，都成为她笔下最美的诗。看来，作家只有热爱生活、认真的发现生活，美才可以像翡翠、像天上悠悠飘来的白云。

诗人从蓝色入手，“金色的阳光从清澈的蓝中轻轻滑落，仿佛只为歌颂草原的肆意，和漫无边际。歌颂草色的张弛有度，蓝的一望无垠。” 然后贴切的比喻成一个孩子。“是的，草原上的蓝是一望无垠的，它从天空坠落，风推着它，像一个逐风奔跑的孩子，席卷着一个孩子的天性，铺陈成蒙古毡房里刻有花纹的温度。”冬日草原色彩是鲜明的。只有蓝色是蒙古人的长生天。因此，诗人在刻画这一个细节上，用草地上一个奔跑的孩子，一下子，就抓住了读者。这就是词以境界为最上。

这一个境界，烘托、渲染独具匠心，意象美轮美奂。一百个幻想、一百个读者都会想到“假如草地上这是我的玛奈呼和德”。

生活在祖国边疆，北方的冬日是枯燥的，这是人们共同的感受。可是，婵一写出了冬日的干净，冬日的苍茫和苍凉。诗人描写道“苍凉和干净，是多么贴切的词，仿佛只为形容这结满苍冷和硬朗的初冬。昨夜，被寥落和纯净写意成静若处子的藏锦鸡儿，还在发出轻柔的呼声。它自顾自地划过70年的星辰。那些鸿雁衔着花团锦簇不断南飞。似乎在每一个春天，都会以蓬勃向上的枝桠迎接新生。草原上，鹰隼依旧，牛马吉祥。热闹，或寂寞，轻易而至，直到遍地银霜才会懂得释怀。刻骨铭心的苍凉，从藏锦鸡儿的皱纹中流出。光阴里孕育着晶莹剔透的珍贵。有人从远方寄出一封信，刻骨铭心的苍凉被轻易抛出。草地上空寂一片，每片叶子上，都缀满舍弃的极致。”

诗人的第二章《苍》是绝地之笔。我们没有想到诗人会以“藏锦鸡儿”为笔下的意象。藏锦鸡儿，别名康青锦鸡儿、西藏锦鸡儿、黑猫头刺。是一种分布于中国内蒙古、宁夏、甘肃等省区的丛生矮灌木。高15～30厘米，树皮灰黄色或灰褐色，多裂纹。枝条短而密集。藏锦鸡儿5～6月开花，7月结荚。轴根发达，侧根多集中于土壤表层。枝叶茂密，根系粗壮，抗寒、耐干旱。株丛紧密，能拦截细沙土，藏锦鸡儿的繁衍具有显著的群集性。鄂尔多斯高原，沙地上，藏锦鸡儿是牧人最喜欢的一种植物。这种植物，一到冬天就暴露出冬日苍凉美。这种美，不在内蒙古高原生活过，是不会刻骨铭心的。诗人一个“苍”字，就像一张巨大的熟宣，苍劲有力，飞白到恰到好处。王国维说：“无我之境，人惟于静中得之。有我之境，于由动之境时得之。故一优美，一宏壮也。”婵一的散文诗《苍》，静到好处，动之得体。浑然天成。诗人结尾超乎意外的想象“有人从远方寄出一封信”，读了，那一颗心顿然一惊，泪水苍凉而下。有我之境、无我之境，是一幅冰雕画！

王国维说：“静非独谓景物也，喜怒哀乐，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，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；否则谓之无境界。”婵一的散文诗一直在境界中。有境界，才有真感情，有真感情，才能真抒情。婵一在第三章《清》里，可谓表现的淋漓尽致。诗中写到“各色野花在冬日的清一色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，仿佛草原上疯跑的骏马和丰腴的原野之光，还有不知是谁留落的晶莹泪珠。呵出一口气，祈望眼前雾气袅袅，与天地同体，尘世纷乱的声音犹如隔空。一片叶子隐藏的寓意，只有清净。草色与大地同辉，不慌不忙的特质像极了一个人的淡定自若。淡然，安之若素，天辽地阔，悲天悯人和一路风尘，都要融化其间。还要被融化的，是那个人用一生种植的清风、文字以及窖藏在岁月深处的，唯一可以散发出醇香味道的清酒”。这一章像巫娜弹出的佛音，清新流水、空旷自然，道法醇香。诗人采用三维式的写法，把野花、骏马以及天地辽阔、人天一体展现在呵气成霜的冬日。然而，这喧嚣的尘世在诗人的笔下、眼睛里还是清净的，清净到泰然自若、淡定自如。

清，净也；净，清也。这就是诗人婵一的禅庙世界。

读到这里，我想说，亲爱的朋友，送你一块蓝色的翡翠吧，这块翡翠就是诗人婵一的散文诗《冬日草原》。

佳作浅评

立春

□包利民

春天，开始于日历上的这两个字，开始于父辈们念叨“打春阳气转”，开始于老人们搬着手指头说“春打六九头”。实际上呢，在我们东北之北，根本没有春的迹象，天依然深深地冷，雪依然欢欢地下。冬的余韵太漫长，春天只是先递进来一张名片，依然在门外很远的地方徘徊。

小时候曾问过大人，日历上明明写着的是“立春”，为什么偏偏叫打春？大人们对此也是说不清，村里稍有学问的人也语焉不详，只是告诉我们，这是从古代就有的一个节气，可能是一种什么仪式。不过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春天的感觉，除了母亲看看日历上写着的具体时间，几时几分立春，便准备好萝卜，或青或红，洗净切成片，到了那个时刻，一人分一片，吃掉，说是“啃春”。于是，倒是真的从萝卜的清香味里，嗅到了一丝春天的气息。

我们这里素来就有年前春年后春的说法，就是立春在春节之前还是之后。如果逢上今年是年前打春，明年是年后打春，那么这一年的阴历十二个月，便没有了立春的节气，被称为“寡年”，无春年，旧时说不宜结婚。

在打春的这半个月里，依然是寒假，我们依然在村庄外的雪地里奔跑。也会一天天地觉得，脚下的雪似乎松软了许多。风依然猛烈地刮，不过不记得是从哪个方向来，虽然是不变的冷，却感到风里少了一些东西，又好像多了一些东西。年少的心里，关于春天最初的印象，早已随着那一片萝卜而消散。

村里最老的老人，这个时候会站在村口，看着广阔的大地，大地上的雪依旧那么厚，大地上的我们依旧无忧无虑。老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，他似乎比村庄更苍老，某一天，他会看着这片熟悉的大地，说：“地气通了！”所以，在我们村，最先知道春天来的，是这个最老的老人。于是，我们顺着他的目光看，仿佛也看到大地醒了，一个呵欠接着一个呵欠，正在慢慢地掀开身上厚厚的被子。而我们真实地看见的，却是那些倏去倏来的麻雀，羽毛的颜色比以往淡了许多。还有院子里的精灵们，脚步也轻快了许多，它们，可能也感受到老人所说的地气了吧！

立春。立，始建也。春气始而建立也。春气无声无息，无痕无迹，在这一天，在这一刻，轻轻地进入人间，就像一个温暖的梦，悄悄地进入长夜。

后来，我终于知道了，为什么叫打春。的确是一个古老的仪式，泥土做成春牛，站在门口，在这一天，人们用红绿的鞭子抽打它，有“催耕”之意，希望有个丰收的好年头。泥做的春牛被打碎，人们便把那些碎片捡回来，视为吉祥之物。

春天就这样被唤醒了。

现在早已没有了这样的仪式，那头泥做的春牛，就在心里。它挨了鞭子，疼得撒了欢儿地奔跑，就像，它蹄下那些也正在撒了欢儿地生长着的青草和万物。

于是，春天，就真的来了。

“春鸡”迎春　张春雷摄

母亲的那句话

□王继民

春节对于我来说，在快乐中度过的大都相似，而在忧伤中度过的刻骨铭心。

小时候盼春节，一家老小在一起过春节，是一年当中最开心的日子。结婚分家另过以后，我的小家和父母居住在同一个院子里，每年都和父母一起过春节。后来因为工作变动，我从乡镇调到县城，虽然小家也搬到了城里，但每年都回老家和父母一起过春节。

2005年春节，我们一家三口照例赶回老家，和父母一起包饺子，看春晚，守岁迎新。可是过了除夕夜，我就感觉出母亲和往常相比有些微妙变化。最明显的是母亲好像一直处于疲劳状态，话语少了，抽烟比平时勤了，我们陪她玩扑克时，也显得注意力不集中。我悄悄问过父亲，母亲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，父亲说最近家里都挺好的，也许是母亲的身体不大舒服。我的心立马揪了起来。母亲的身体状况我是知道的，自打记事以来，母亲就经常服药。

大年初三晚饭后，我陪母亲坐在炕上唠家常，母亲说到了她和父亲一起走过的苦日子，抚养我们姐弟五人成长中的细微小事，还有对眼下生活的满足感。唠嗑期间，母亲突然没头没尾地说出一句：“明年过年我好像不能再给你们做好吃的了。”这句冷不丁冒出来的话，如同针尖刺到我的神经，出于本能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看你这是说啥呢，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，以后可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。”母亲见我神情有点紧张，又故意把这个话题岔开了。

第二天从老家返城时，劝母亲和我们一起回来，到医院进行全面身体检查。母亲执意不肯，说大过年的可不去医院折腾，要是体检也要等到出了正月在说。元宵节那天，我在电话里再次向母亲提到体检的事儿，母亲依然坚持要等到出了正月。自己悬着的心无法放下。

刚出正月，还没等我张罗给母亲体检，就接到父亲电话，说母亲心脏有些不舒服。来到城里住院几天后，母亲心脏方面的病情稍有好转，我便陪着母亲进行各项身体检查，其中一项检查结果如同晴天霹雳，母亲患上了不治之症。这样的检查结果让我难以相信，带着检查报告单奔赴省城医院，最终被认定检查结果无误，只好用泪水接受这个无法接受的事实。

在之后的日子里，虽然用尽了各种治疗办法，但还是没有留住母亲和我们一起过下一个春节。母亲看似无意，却是有意的那句话，真的应验了。没有母亲的春节，是一种无法弥补的缺憾，再也找不回从前的快乐。

年节是一种诗意

□孙守名

年节是味道，是情结，是传统，是文化，它穿越千年，行走于乡村街头巷尾中和都市高楼大厦间。只要滚烫的血脉里氤氲着华夏民族的情感，你就永远也低挡不住那撩人的年味儿。

童年时节，每至除夕，全家人总爱围桌而坐，边吃边聊边守岁。爆竹声渐渐稀少，我的眼光开始迷离。这时父亲常拿“年”这种怪兽来吓唬我。说“年”其实是面目狰狞、凶恶强悍、生活在荒原中的野兽，专吃各类飞禽走兽，小至瞌睡虫大至活人，如若一眨眼，就可能把你的头咬去。这话奇效无比，我立马警醒起来，睁大了眼睛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了关于“年”的传说，也对它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。

我在乡村度过了22个年节，灵魂深处对年的理解全是那时的记忆。买爆竹，送灶神，贴门神，祭祖礼，送火神，赶庙会，听大戏，拜大年，吃五花八门的年夜饭，走亲访友……这些活灵活现的场景就像“年”这棵大树上的枝枝节节，实在让人心驰神往，情醉神迷。总之，乡村的年味儿浓，浓得化不开，让人能赏玩到十足，体悟到深透。

城里也有年味儿，只不过像天边飘飞的云朵，淡淡地来，又淡淡地去，让人不会产生太多的情趣。不串门，不寒暄，大街小巷空空荡荡，只有寒风夹杂着从乡村飘来的火药香味儿穿巷口而出，清闲得很，缥缈得很。当然，聚餐是有的，公园里也能走出零星的三五个人，但这些与熙熙攘攘赶庙会和浩浩荡荡拜大年，自不可同日而语。

驿路随笔

但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，总有贴门神的习俗。这种习俗大约可追溯到隋唐时期，据说，唐太宗李世民得了种怪病，梦中常闻鬼哭神嚎，弄得他夜不成寐，焦虑万分。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恭闻知此事，全身披挂，分站门之两旁为之守护，这种方法果然灵验，李世民不久就大病痊愈。为感激这两位将军，他令人画影图形，张贴宫中大门的两侧。从此，民间“贴门神”开始大行其道。这只不过是种传说，但却能很好地表达人们辟邪除灾、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。

春联，大概起源于桃符，贴春联当然也是表达一种喜庆之意。相传后蜀主孟昶曾写过“新年纳余庆，佳节号长春”，可算作我国最早的春联。每到年节，喜气临门红色妍，家家户户贴春联，这种美好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鹤乡短歌四首

□李闻方

炊烟高挑颂年香

炊烟高挑颂年香，
千家万户办年忙，
爆竹登天花报喜，
欢歌笑语吟和祥。

农家新景

地里忙来场院欢，
房前屋后堆金山，
牛羊满圈银鱼跃，
大棚小棚满菜鲜。

嫩水滔涌笑千溪

嫩水滔涌笑千溪，
果树高来稻田低，
碧波高筑追梦路，
登天不路有富梯。

嫩水迢迢绕鹤乡

嫩水迢迢绕鹤乡，
农林牧业正高翔，
瀚海高唱腾飞曲，
千首万首漫北疆。